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汪瑶熙摇主编



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

——沪江大学的历史

王立诚摇摇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孕這重南繼土悅城稟悅漢順則粵宅漢繼社奈順世譯

云繼社故土繼前繼繼

奈順譯奈順世譯社奈順粵宅漢繼社碩義順譯

奈順譯社繼則 宰彝昂搖載蚤



粵宅漢繼社悅繼順世稟順則繼社稟世順稟
西繼前社未繼前繼社稟悅繼社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宰彝昂繼繼稟昂

云繼社故土繼前繼繼

.....
摇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摇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 王立诚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2

摇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摇 陈月瑶苑 编著 陈月瑶 远

摇 I ①美 Ⅱ ①王 Ⅲ ①沪江大学—校史 ②美国—文化—影响—教育—研究—中国—近代 Ⅳ ①G629.2

摇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0-151111 号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5 号 邮编 200433

电话 021-25345101 发行部 021-25345080 编辑部

电子邮箱 fudanpress@163.com 网址 www.fudanpress.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一版 201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5.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沪江大学从开办到解体的整个历史过程,探索教会大学在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中的实际效应。沪江大学在教会大学中颇具代表性,本书通过对这所大学办学模式的酝酿、形成与变异的考察,使读者对美国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宗教与教育理念、政治与社会意识、学校经营及其与中国社会关系等方面,有一个从点到面、不断深入的认识。作者在书中认为:要精确地评估教会大学究竟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必须把它们作为美国对华文化渗透的过程,与中国社会包容、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综合起来考察。

摇摇在中美关系史中,美国人在中国办教育始终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中国办学的数量很大,地域很广,年份很久,影响也非常深远,这些都不是其他国家在中国办学能相比的。但是美国在中国办学的确引爆了许多复杂的问题:美国在中国办学大多数是以美国教会为母体的,他们主要是希望培养更多的教会人才,企图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从根本上说,这与中国传统的培育人才观念不符。美国人在中国办学,所传授的大多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也是近代东西文化相碰撞的一部分。“碰撞”之余双方才惊奇地发现中西文化之间有如此大的差距。美国人在中国办学的法律依据是不平等条约^①,当民族危机来临的时候,往往引起民族的冲突,中国有些大学就是在抗议美国人的办学中分裂出来的,如光华大学。有人认为美国人在中国办学传授的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文明,它的医、工、文、理、商等学科,有益于中国的进步;也有人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强势文化,培养了奴才、买办,因此为中国人所不耻,如此等等。所以美国人在中国办学是一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毁誉不一。

美国方面的研究,凡是谈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大体上都涉及到办学的问题,如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编辑的《基督教在中国》一书^②就涵盖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教会大学,例如鲁珍^③博士写过《中国与教会大学》^④,魏思特博士和波罗克博士分别有关于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的专著^⑤。这些研究属于美国学者研究中美文化关系史的重要成果,至今仍颇有价值,但都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看问题,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理解,未免隔靴搔痒,我们很难据此得出公平的评价。

① 鸦片战争以前的传教士伯驾和另外一个传教士裨治文能够在广州开医务局,甚至创办英文刊物。但是都必须遵守主权国家中国的法令。鸦片战争后的 1842 年,清政府与法国人签订的条约第 8 款就载明法国人可以在租界的口岸“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又在 1843 年与英国签订《上海租地章程》,第十条规定:洋商租地后“得修建教堂、医院、慈善机关、学校及会堂”。从此,外国人在租界地可以任意设立学堂,并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由于“最惠国条约”,这类办学的不平等条约很快推行到其他列强和其他的中国地方)。

② 费正清著,王康译,《基督教在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64 年。

③ 鲁珍,《中国与教会大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64 年。此书的中译本将作者姓名译为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但鲁珍是作者自取的中文姓名。

④ 鲁珍,《中国与教会大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64 年。

王立诚博士研究教会大学,提过很多的方案,最后还是定下研究沪江大学,这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因为沪江大学历经世事沧桑,都在上海,因此沪江大学档案材料或访问材料收集的广度和深度比较完整。除此之外,王立诚博士还到香港和海外,就沪江大学的母体美国的教会收集了更多的材料,这样做工作虽然艰辛一些,但对所论述的问题就有了更丰富的依据。

沪江大学从开始发展,经历了清朝、民国、“孤岛时期”、敌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到最后上海解放。从各个历史阶段比较,我们对沪江大学内部的变化,以及由内部的变化到外部的变化相互影响的关系也就更清楚了。在中国能够从它的开天辟地一直到最后寿终正寝,这样一个完整的教会学校的历史还是不可多得的。我们从沪江大学可以看出最初它怎么样以培养教会人才为主,逐步地适应了中国的社会,进行了双重文化调适,最后确立了职业化的教学趋向。沪江大学首先在中国创办了社会学系,在发展社会学、化学和工商管理学等领域颇有建树,有个时期它的在册入学人数及男女同校的比例为全国教会大学之冠。作为教会大学,它的校长和主要的教务人员一开始就受美国差会的决定或委派,直到后期仍受很大的影响。但随着民族斗争日益激烈,沪江大学的校长,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刘湛恩由于刚毅不屈,最后为敌伪所残害,直到现在仍被人民奉为烈士。作为教会大学,它的殖民主义性与民族独立性,相互交替影响,时代印记在它身上刻画得很清楚。

关于沪江大学的研究是一个个体的研究,但是个体中往往包含了事物的共性。王立诚博士对沪江大学进行了完整的研究,所谓剖毫析厘,探幽索隐,使沪江大学从头到尾的发展与变化以及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历史重见天日。

我们希望中国的学术界把中国有代表性的教会大学进行一些周密的解剖与分析,然后综合起来对它们进行评价。这也许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项严肃任务,对于科学地认识中美文化关系史一定大有好处。

汪摇熙

一九九四年 猿月 猿日于复旦校园

摇摇在近代来华的西方国家中，美国是最热衷进行文化渗透的国家。“在其立国之初，美国人就持有一种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高人一等的姿态。”因此，他们把“承担起教导次等民族的崇高事业”视为自己的“天定命运”^①。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这种“天定命运”的直接承负者，他们自19世纪40年代起纷纷来到中国，殚思竭虑地劝导中国“异教徒”皈依他们的基督，并且为了体现他们的“文明”，进而办起了基督教教育事业，从小学、中学一直办到大学。

上个世纪之交在中国陆续出现的教会大学是基督教传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正如费正清指出的，是影响最大的部分。“教会学校和大学通过既扩展现代教育又传播基督教，最终在基督教的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②而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方面的积极投入，更使它在这个领域居于垄断地位，近代在华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大学几乎都是由美国差会办的或以美国差会为主办的。追溯这些学校的文化源头，考察它们和美国教派以及和美国教育思想的关系，诠释其流变，无疑是认识近代美国怎样进行对华文化渗透的重要途径。

美国传教士的文化渗透对于中国固有文化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而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激起中国人理性和情感的回应。然而，无论前者的西方文化至尊气焰曾如何嚣张，或是后者对洋教如何深恶痛绝，这种文化的撞击并未遵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规律，因为曾数千年居于文明之巅的中国文化既非任人宰割的文化，也不是不能包含多样性、缺乏更新潜力的文化。事实上，与教会大学的崛起相对应，中国社会在19世纪初自身也进入了一个揖美追欧的文化更新时代，在教育上出现自主的对外学习。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革决非单纯的外来文化渗透的结果。因此，要精确地评估教会大学究竟在中国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必须把它们作为美国对华文化渗透的过程，与中国社会更新中包容和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综合起来考察。

由于和基督教传教运动一样，这些教会大学自始至终都是民间事业，发端于不同的宗派或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观念背景和意向，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源也大不一样。尽管不断有把这些大学统合起来的“合一”设想，但实际上它们一直各自为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因此，要精确地阐述这些大学将怎样的文化从美国输入中国，其中经历了怎样的流变，以及它们与中国社会建立了怎样的关系，就只有先从各个学校的个案研究做起，从特殊中归纳一般，才可能得出比较切实可靠的结论。

本书是以沪江大学从开办到解体的整个历史过程，来探索教会大学在美国文化渗透与中国社会更新中的实际效应。这所教会大学虽然论历史悠久比不上齐鲁、圣约翰那样的教会大学开创者，论学术声望比不上高居教会大学之巅的燕京大学，却是一所由当今美国最大的新教宗派——浸会

① 辜鸿铭《天定命运》。转引自《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

所开办的教派大学,并且在 19 世纪 90 年代达到教会大学中最大的学生规模,形成了一套培养近代职业知识分子的办学模式,在当时的教会大学中颇具代表性。通过对美国浸会的宗派特性及其与美国教育关系的定位,可以理清这所大学中美国文化渊源与流变的线索。通过对这所大学办学模式的酝酿、形成与变异的考察,可以就美国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宗教与教育理念、政治与社会意识、学校经营及其与中国社会关系方面的各种基本问题,有一个从点到面的认识。

本书的写作源于我在汪熙教授指导下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汪老师不但将拙作纳入他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甚至还在大病后的康复期间为此书撰写前言,因而我在此首先要感谢汪老师的多年教诲和提携之恩,并将此书作为对他的献礼,以此衷心祝愿他早日战胜病魔,恢复健康和活力,在新的世纪里成就更伟大的事业。

我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还曾得到诸多师友和机构的帮助。学长马长林和上海市档案馆的先生们曾为我提供了馆藏的沪江大学档案,使此书的撰写有了坚实的史料基础。田文裁先生和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图书馆曾提供了大量的差会、教会以及教会大学刊物,大大丰富了此书的文献资源。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罗伯茨博士 (Robert Ross) 通过联董提供的资助,使我得以查阅香港大学收藏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 (缩微胶卷) 和香港中文大学收藏的联董档案 (缩微胶卷),从而使此书在史料上更为全面。英国太古公司为我提供了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后进修资助,使我无论在资料上还是认识上都有进一步的开拓和深化,尤其在中美教育体制的比较方面。在写作过程中,朱维铮、陈绛、杨立强等老师,徐以骅、李天纲等学友,还有香港浸会大学的李金强、黄嫣黎教授等都曾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对我助益甚大。因此,我在此谨向所有提供帮助的师友和机构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是国家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项目《近代美国对华文化渗透研究——以上海为中心》的研究成果。

王立诚

1995 年 10 月 15 日于复旦大学

第一章 摇美国浸会与沪江大学的开办	员
第一节 摇美国浸会与美国高等教育	员
第二节 摇美国浸会在华的宣教与教育活动	员
第三节 摇美国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初步发展与沪江大学的筹办	员
第二章 摇美国教派学府的移植	猿
第一节 摇差会与学校	猿
第二节 摇西式的自由教育	源
第三节 摇基督教家庭式的校园	猿
第三章 摇美国式的教育社会化	愿
第一节 摇基督教教育目标的新认识	愿
第二节 摇西式自由教育的改造	愿
第三节 摇社会服务与沪东公社	猿
第四节 摇男女同校的开端	源
第五节 摇中国教育的美国化	源
第四章 摇适应中国社会	员
第一节 摇“双重文化”中的调适	员
第二节 摇收回教育权运动与立案风波	员
第三节 摇中国校长的校政革新	员
第五章 摇沪江模式的确立	员
第一节 摇世俗性教育功能的确定与“学术化”	员
第二节 摇“职业化”的教育取向	员
第三节 摇城中区商学院与“平民化”的社会办学	员
第四节 摇“大家庭”下的基督化人格教育	员
第六章 摇民族危亡下的教会教育	员
第一节 摇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刘湛恩与沪江大学	员

第二节 合作办学与基督教大学上海协会	園猿
第三节 摇“孤岛”中的沪江大学	園愿
第七章 摇“保存火种”	猿苑
第一节 摇沪江书院的自养图存	猿苑
第二节 摇联合法商学院的社会办学	猿园
第八章 摇复兴与危机	猿源
第一节 摇教会大学战后计划与沪江的“回家”	猿源
第二节 摇凌宪扬与美国南北浸会	猿苑
第三节 摇“学术复员”与“精神复员”	猿愿
第四节 摇在学运与经济困境中挣扎	猿怨
第九章 摇沪江大学的终结	猿猿
第一节 摇驱凌与改革	猿猿
第二节 摇“人民沪江”及其解体	源源
结论	源怨
附录一 摇沪江大学校长、副校长、教务长、各院院长和 系主任名录	源园
附录二 摇沪江大学教师名录	源猿
参考资料	源猿

第一节 美国浸会与美国高等教育

“对于美国近年来访中国的人而言，所见景观的最有意思也最发人深省的特色之一，就是基督教传教活动的行迹表征。如果旅行者从上海进入这个国家，在城郊外他的轮船就会经过一所学校的建筑群，他会被告知这是由美国浸会办的沪江大学。”^①

这段话是美国教会史学家赖德烈的名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开场白。沪江大学作为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表征，是美国浸会以教育对近代中国社会施加影响的前哨基地。因此，分析沪江大学怎样作为一种文化渗透的媒介，首先有必要了解美国浸会的特征及其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曾起过怎样的作用。

浸礼宗与美国浸会

美国浸会源于中世纪后期英国反对国教的清教各宗派之一——浸礼宗。17世纪初，为了躲避迫害和谋求发展，英国浸会信徒和其他清教徒一起开始移居美洲大陆。1609年，载着一百多

^① 运彩分爱德烈斯家 粤与 融潮散 对悦 题 题 社 上 留 录 社 译 社 悦 题 社 费 题 援

个清教徒来到美洲的“五月花”号上就有浸会信徒。①

然而,由于浸礼宗当时在英国还刚刚兴起,尚未定型,因而美洲的浸会从形成之初就有本土属性。创立第一个美洲浸礼教会的罗治·威廉·瓦莱尔就是在美洲本土改信浸礼宗的。由于改宗,他无法在正统加尔文派控制下的马萨诸塞立足,只得率领一批信徒移居罗得岛,在那里开辟了美洲第一块实行信仰自由的殖民地。他于1639年在普罗维登斯建立教会,标志了美洲浸会的开端。^②

在信仰上,作为一个反对罗马教廷封建神权统治的新教宗派,浸会主张每个世人都可以通过《圣经》与上帝直接沟通,无需通过教廷或僧侣的中介,因而“圣经应该公开”,以便人人都可直接从《圣经》中得到上帝的启示。而且,浸会强调《圣经》中的话句句是真理,《圣经》是基督徒信仰和实践的唯一标准,浸会的使命,“就是受托来保守并宣传圣经真是神的话 和它自身的完整,并在历代中所彰显的权威。”^③因此,与其他宗派相比,浸会具有浓厚的虔信派色彩。但另一方面,既然除了《圣经》之外,世上不存在其他的宗教权威,这便彻底否定了任何宗教机构代天立言的合法性,突出了每个个人在信仰上的独立性。

浸会的这种虔信派观点,使它全面地否定天主教通过宗教仪式和出家修行获得救赎的神学理论。根据《新约-以弗所书》“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段经训,浸会主张“因信称义”和“赖恩得救”。所谓“称义”,就是“得罪恶的赦免,得永生的应

① 匀爰悦爰灾爰爰瞿,李肇琳译:《侵会简史》,第5页。

② 杂咏粤雅集，粤讴雅集，侧韵雅集，言雅集，马雅集，爱雅集。

③ 转引自爱莲·魏士著，山东黄县华北浸会神学院编译：《浸会基本要道》，第猿页，第缘页。

许”，这种救赎只有通过信仰基督才有可能获得；至于信徒最终能否获得救赎，虽然在浸礼宗内部有受阿明尼乌派影响的普遍浸会和受加尔文派影响的特殊浸会的区别，但他们都坚持这种救赎“完全是神的恩赐，绝非因人的功劳”，因而不是靠宗教仪式和出家修行所能获得的。^①

因此，浸会根据《圣经》的原意，激烈抨击天主教会所施的洗礼仪式，尤其反对给婴儿施洗：“他们起初说浸礼有重生人的效力，以后便本此说法，进而给婴儿施浸，再进而因婴儿不便全身浸入水中，遂将浸礼一变而为洗礼、滴水礼等等。”在浸会看来，既然世人只能赖恩得救，洗礼便“原为表明基督救赎之功，并非用它们取得救恩，或在神前立功”。洗礼是受礼者信仰基督的表示，其本意“第一表明基督的死，作成赎罪的羔羊，也表明受礼者旧人的死，第二表明在基督里复活，而成新人；却受礼者内心的经验，在外面的表示”^②。因此只有行全身浸没之礼，完全符合“耶稣埋葬复活”的经训，才能表现受礼者对《圣经》的虔信。同理，对婴儿的洗礼必须摒弃，因为“悔改相信耶稣的人，才能受浸礼，婴孩不能悔改相信耶稣，所以不该受浸礼或者洗礼”^③。

于是，施行浸礼和摒弃婴儿洗礼，成为浸会区别于其他宗派的最鲜明的标志。而在这些宗教标志的背后，却有着通过个人的圣洁化，使个人摆脱中世纪的奴性，具有独立于世的价值和地位的社会寓意。因此，浸会的整套处世原则和伦理实际上是一种早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意识通过宗教信条和戒律形式的表现。

首先，浸会主张纯粹民间的教会，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教合一，以维护宗教的纯洁和教会的独立性。它的信条是，“教会不应涉

① 《浸会基本要道》，第 5 页—5 页。

② 同上书，第 猿页，第 远页。

③ 万应远著：《浸会教章》，第 5 页—5 页。

及政治,也不要管理国家的事情,国家也不要阻挡教会属灵的工作”^①,从而实现彻底的政教分离。尤其在教会经费上,它坚持一切宗教经费必须来自民间的自愿捐献,“拒绝任何宗教事业,部分的或全部的,接收政府的资助”^②。作为一种独立不羁品格的表现,浸会在其发展历史上总是把保持对政府的独立视为自己的传统,有些支系甚至反对教友任政府公职。而且,这种独立性也使他们对于同其他教派的联合与合作总是持谨慎态度。

其次,在教会的组织上,浸会反对任何形式的教阶制,无论是主教、会督还是长老,都被一概摒弃。它的教会实行的是“教友自己管理的方法”,即把教会不是作为一种行政性的组织,而是作为信徒们自愿组合的团契。按照他们对《圣经》的理解,信徒们既然在信仰上人人都可与上帝直接沟通,那么在教会中便人人都是独立的、平等的,有共同管理教会的权利和义务。因此,牧师在教会中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他只是会众共同聘请的布道师,“当有感动人的力量,不可用强权统制人。”教会的一切事务,都须由会众一同讨论和表决,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必须由多数教友定规”,从而杜绝一切集权或专制的可能性。而且,每个地方教会都是独立自主的,上面的“议会、总会等类组织,并没有权柄管理各教会的事情,不过各教会派来的代表,聚集一处,商量一个教会所做不成功的一些事情,譬如本地差会、国外宣教等”^③。

因此与实行教阶制的高派教会不同,浸会是典型的低派教会,其组织形态“好似一盘散沙,没有统制机关来支配”^④,然而它却认为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圣经》中耶稣与其门徒的教会组织原

① 《浸会教章》,第 缘页。

② 《浸会基本要道》,第 愿页。

③ 《浸会教章》,第 缘页。

④ 《浸会基本要道》,第 愿页。

则。这种教会靠的是信徒们的自律,而不是外在的强制,后者虽然强化了某种形式上的统一,但却往往抑制了个人意志,前者则反之,把个人的自由意志置于其组织中最突出的地位,体现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精神。

再次,在处世上,浸会要求信徒必须按照耶稣的方式生活,勤奋刻苦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在尘世中尽其基督徒“天职”。其理由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既然上帝所赐予的恩宠不能靠魔术般的圣事来取得,也不能直接通过宗教修行来得到,于是浸会信徒便“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方式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地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①。显然,这种以克尽本分而理性化了的禁欲主义,实际上是浸会信徒们展现其个人价值的一种手段。

毫无疑问,浸会信仰中的这种独立不羁、勤奋进取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意识,与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吻合。它从信仰上迎合了早期拓荒者们独立不羁的边疆个人主义需要,“据说不管发生什么,他们的怨言是直接说给上帝听的。”广袤的自由土地和围绕个人发展的极大机会,使拓荒者得以不受政府、特权乃至一切传统和清规戒律的束缚,只凭着个人的道德准则,追求个人自由发展的理想。^②

因此,尽管浸会在美国殖民地时期曾长期被作为异端而受迫害,但却顽强地发展了起来。随着18世纪形成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大觉醒”的到来,“对于美国新教最为重要的是,信仰奋兴本身成为一种制度,于是浸礼和循道两个宗派开始踏上了使之成为这个

① 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52页。

② 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第100页。

国家最大宗派的征程。”^①浸会作为一种体现美利坚民族意识的信仰得到迅速发展,1790年首次成立了跨区域的组织——费城联合会(Phila. Association)。独立战争后宗教自由的合法化,更使浸会不受羁绊地扩展信徒。特别是在开拓美国新边疆的西进运动中,由于浸会自身的平民色彩,“不是用定居的、受过教育的、拿薪水的宣教士,而是依靠能够随着移民大队一同走的布道师”,不拘一格,充分发挥布道师的个人才能,与西部拓荒者打成一片,因而在宣教上获得巨大成功^②。进入19世纪后,“浸会信徒已散布美国各处,几乎没有一座高山或低谷没有他们。”^③而且,南北战争后大批黑人也加入浸会,使19世纪末浸会信徒中有色人种占其三百万信徒的三分之一强。^④

于是,美国浸会成为一个跨越肤色和社会阶层的大宗派,其信徒中有获得自由不久的南方前黑奴,有粗犷实际的南方农场主和西部自耕农,有随城市的兴起而形成的以克尽本分为信条的北方工人和工厂主,也有在工业化过程中以巧取豪夺而发家的大富豪。老洛克菲勒就是这类冷酷富豪的典型。“这位虔诚的传统型浸会平信徒,以典型的美国风格将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视为基督徒天职的表现,于是显然没有什么困难就把美孚石油公司无情的生意经与他真诚的基督教信仰调和起来。而且,他声称他的财富可视为上帝对他的信托,由洛克菲勒为上帝和人类同胞的利益来掌管这些财富。”^⑤由此可见,浸会作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其个人主义和自由意识的背后不无个人极度扩张的魔影,崇尚民主的美

① 转引自《美国宗教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② 同前书,第100页。

③ 转引自《美国宗教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④ 同前书,第100页。

⑤ 同前书,第100页。

⑥ 同前书,第100页。

国梦后藏有财阀专制的现实。然而,就总体的美国文化来说,浸会这样的低派教会无疑是其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自由主义的世界观赖以形成的主要源泉。

浸会与美国高等教育

清教徒们为了体现自己信仰的权威性,从移居美洲之初就对办高等教育表现了极大热情,因而美国早期的高等学府无不有基督教会的背景。开辟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清教徒于 1636 年建立了美洲第一座高等学府。这所学校在 1639 年开始招生时为纪念一位刚去世的捐助者,被命名为哈佛学院。正如这些清教徒把他们的马萨诸塞殖民地称为新英格兰,他们办哈佛学院完全以其英国的清教策源地——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为范本,甚至该学院的所在地也被命名为剑桥——“哈佛的创办人企图在剑桥重建他们在英国老剑桥所知道的学院。而老剑桥,正如他们所知道的,代表了一种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混合物,一个 16 世纪初英格兰同时既发生新教改革,也形成一个绅士阶层及其训练的需要,以及人文主义学说最初启蒙的结果。”^①随后,其他殖民地也陆续播下了未来耶鲁、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等名牌大学的种子。这种办学的热情体现了新移民与欧洲旧世界争胜的愿望,也表明他们和母国文化难以割断的联系。“不管他们是否喜欢,他们承受了使‘欧洲文化和学术’永存的重负。”^②

在美洲兴办高等教育的最初一个多世纪中,浸会被作为异端,完全排斥在外。有位哈佛院校长邓斯特 1639 年因改宗浸会而不得不辞去校长之职,因为“在 17 世纪中叶赞同激进的浸会观点,就如同 18 世纪中叶一位哈佛校长宣称他是

① 转引自拙著《美国清教主义与美国文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

② 转引自拙著《美国清教主义与美国文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